



夏日汉丰湖 王全超 摄

随笔

一囊静物何相赠

□刘 丽

不知是谁说过，一生倒有半生都在整理一张桌子。

可不是么。拂去灰尘，桌子的纹路肌理清晰可见，然后主人摆上书本、玻璃花瓶、香榭杯子或果盘。花瓶中插上长茎花枝，而杯子里的干姜汁正在冒出又密又小的气泡。

我这张书桌在阁楼上。这是一张小型深咖啡色木书桌，比较轻巧。阳光好的时候，我可以独自将它从东墙边移到南窗前，我喜欢看饱满的阳光把窗栏杆的细影一条一条平铺在桌面上。

桌子上的各类物品被一次次耐心擦拭、整理、安置。它们以一动不动的温情期待着主人的凝视、抚摸和移动。在主人的视线里，它们宛如一幅西方静物画，自然熟稔、真实琐碎。器皿被刻意选择和摆放，桌布的褶皱被小心尽量抹平，书本被随手打开并标记，惯用的杯子被端起、放下，枯卷的花枝被修剪、调换。书、杯子、花……它们在时光的线条里明暗有致，当所有的陈列物组合到一起，不由分说地产生了一种气氛。在这种气氛中，主人本身的阶层、嗜好、审美、品位以及特质都会随之显现。

每一个人大概都能在一生之中拥有一张桌子，肯定也会将自我之物逐一摆放在上。在光闪闪或冰冽冽的器皿中，在茶香玫瑰和小叶丽花的暗香里，在安静的可见之物的不安静的不可见背面，你的，我的，他的……每一件物品上附着的灵魂正在以不同的方式聚集、辨认、穿梭、跳跃，同行或分离。

我想起《人生拼图版》里那些细致的描写，简直是一幅巨型室内静物画。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似乎每一个字都是在还原物品。这些堆砌性的文字让人惊讶地发现，原来人们在短短的一生中曾经是怎样被各式各样的物品包围与掠夺，仿佛只有在物质的缝隙里才能残留一点人类的自我。

而书里的主人公巴特利布思的举动更可以说是奇特至极：用10年学习水彩画，然后用20年一边环游世界一边创作水彩画，同时令人将画好的500幅作品全部改制切割制成拼图游戏板块，再用20年把它们一幅幅拼成原样，寄回当初创作的地方，请人用专门褪色的溶剂销毁。

这样，他成年之后长达50年的人生轨迹就如海边的沙滩，在时间的

浪潮过后人为地留下了痕迹全无的空白。他在自己微不足道的一生中，成功地策划了一个目标，然后又热烈执着地去实现了它。人生至此，已达完美之境，想必确实也不再需要任何别人的记忆来证明自我的存在，亦不再需要任何纪念品来提示和怀念。

但是，大多数人应该会介意别人是否记得自己吧，某些时候人们还会强迫别人记住自己。像《挪威的森林》里的直子，她曾经反复问渡边：能这样一直记得我吗？

或许平凡的我们，只有通过别人的记得才能感受到自己存在的意义。生活中，我们也会通过保留某样物品来留取一些记忆中的高光时刻。日记本、手绘的纸片、某个流过泪的秋夜的落叶、信件、说着俏皮话时随手摘下的花朵……但是，在巴特利布思的观念里，记住和被记住都不是必需品。这让我多少有点疑惑，我们一向追求的被记住的人生行为究竟有没有意义。

果盘上熟透的无花果裂开了一条细缝，它让人想起灼热夏季里茵茵圆叶中心的寂静。

桌子上有一本书被摊开了，在一行行无声的文字中，似乎滴滴答答地

正在下雨，一滴滴都是记忆中某一年春天的雨点。

再怎么抹平，餐布上的褶皱也总是会再一次出现。它们像是人们内心沉睡已久的心事，总是在不知不觉中突然在无人察觉的深夜如风般隐没不见。

静物在斑驳和光泽的闪烁里营造了一个单调渺小的空间，渐渐将复杂的人与事边缘化甚至清除。静物似有一双神奇的魔法手掌，反复引导着人们将视线停留在它们沉默安静的表层，暂时替人们抚平躁动。在静物面前，背景虚化、欲念消散，人生原来不是喧闹的舞台，不是浩瀚的远方，更不是情节跌宕的故事，只是岑寂的一个断面、一个停顿，只是案上的玉炉银烛、红笺雀钗，只是一条刚刚铺就的餐布、一杯人喉无声的淡酒、一隅红花歌赋的窗台。在此，生活简化为一组日常必需品，标示着人世间的烟火既单纯又琐碎、既微不足道又不可缺少。

窗台上的一盆粉凌霄开了花，枝蔓柔美。深夜里，我与它寂然相对，久久无言。一囊静物何相赠，恐已无人记旧盟。或许，在内心深处，终究还是想要被记得。

一块搓衣板

□项友炜

周末，儿子儿媳来看望我们两口，我给他们讲了家中樟木搓衣板的故事。儿子立马将那块搓衣板拍了照并感慨地说：“如今这样的搓衣板少有了，给我拿去珍藏！”“不急，我还要用哩！”我推辞道。

平生经历4次搬家，家具换过多次，衣物也处理掉许多，但55年前父亲送我的樟木搓衣板却始终保留着、使用着。

这块搓衣板，长53厘米、宽15厘米，厚3厘米，刻有24条凹凸沟槽。这不是一块普通的搓衣板，是父亲生前送给我的“传家宝”。

事情还得从1970年春节说起。那时我已从部队复员并被安排到无锡日报工作。领导考虑到我服役5年未曾探过亲，且父母已随新安江移民大军从浙江淳安千岛湖迁至第二故乡江西上饶德兴县农村，便主动安排我回家探亲。久别逢亲人，自然特别开心。那些天，我除了走亲访友，更多时间是帮助父母处理家中大小事务。

十天假期快要结束了，父亲想到我在外要成家立业，于是专门请我那当木工的堂弟帮忙赶制双人床、床头柜、餐桌、四方凳、脸盆架等。之后又在德兴铜矿开车的老乡姚师傅将这些家具运到上饶火车站托运。

回无锡前一天，父亲找来一块古樟树木板，特地为我做了一块搓衣板。那情那景至今历历在目：父亲在樟木板正面画上24道墨线，然后将它们各锯1.5厘米深，用专用凿子沿锯线呈30度角开出凹凸匀称的沟槽，凸出部分像沟齿。父亲是个认真的人，他用凿子对每条沟槽进行一遍又一遍地修饰，并不时用手指去触摸，直到没有一根毛刺才罢休。回程时，我把这块搓衣板用旧布包好，装入大麻袋，随身携带。

1972年春节，我成立了家庭。那块搓衣板放在房间一角，只觉整个屋子都弥漫着浓浓的樟脑香味。那些年，家里没有洗衣机，全家的换洗衣服全用它搓洗。1984年添置了洗衣机，之后又更新过几次，但我们的内衣裤、单衣

裤和小辈的衣服都不进洗衣机，而是用搓衣板搓洗。这一传统习惯沿袭至今。

说来你们可能不信，儿子、孙子出生后，我特别喜欢洗小孩子的尿布和童装。下班回到家，只要见到他们的换洗衣物，我总是自告奋勇抢着搓洗。这也许是亲情使然，也许是后继有人带来的动力，更许是父亲那无声的激励在推动着我。

在我眼里，父亲亲手制作的搓衣板，不亚于一件艺术品。我时常翻来覆去地端详它。平举看其侧面，犹如一幅画作：锯齿般的沟槽恰似山峦起伏；背景空间则如白云悠悠。我双手拿着搓衣板，正面上，在打开的水龙头下左右移动，便有许多条小瀑布哗哗流淌，一层叠一层，溅起朵朵水花。

历经半个多世纪，这块樟木搓衣板，除了两头和中间沟槽有些磨损，仍然很光滑、坚硬、好用。樟木木质坚韧，其中的油脂具有很好的抗腐蚀能力，因而使用寿命比较长。

睹物思人，父亲的家训“自己动手，勤俭持家”仿佛又在耳畔响起。我不禁想，搓衣板正面的起伏伏就像人生中难免会经历的坎坎坷坷、风风雨雨，唯有奋斗方能苦尽甘来迎光明。搓衣板背面很平滑，除了樟木木纹，没有文字，也没有印记，想来也颇有深意：平凡人生，过平常人的生活，把平凡的生活过得充实而有意义，如此，平凡也变得不平凡；平静如水，这是我们平日应有的心境；与“平”相关的，还有公平处事、平和待人。

小小搓衣板，透视大哲理。在我与父亲相处的近30年时光里，他很少讲大道理，但通过身教，让我领悟到印在他骨子里的精、气、神。这也影响着我的成长。

父亲是一位老农民，为人忠厚，勤劳节俭持家。他当过村小学校长，在抗日战争期间，扛过枪，打过日本鬼子。他和我母亲同心协力养育了我们5个兄弟姐妹。1972年夏，慈父因积劳成疾，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时年54岁。今年是父亲107周年诞辰，谨以此文纪念敬爱的老父亲！

楹联之乐

□精 灵

从小醉心于文字的我，向来以文字为舟，载着所思所感在散文的江河里自在漂荡。那是一片浩荡的水域，容得下迂回曲折的叙述，也容得下随心所欲的铺陈。

然而我亦深知，未经专业的训练，我的文字如野草般自由生长，有时不免失了章法，行文常显散漫粗粲。直到某日，在书页的偶然翻动间，更在睿智好友的指引下，我与楹联结缘，这方寸之地竟为我开启了一扇通往文字精微宇宙的门扉。

初识楹联，便遭逢其严整的规矩——字数相等、平仄相对、词性相合、结构相称。我仿佛被请入一座玲珑的庭院，这里每一块砖石都有其精确位置，每道门廊都需彼此呼应。初学时，拘谨如被缚住手脚，满心抗拒。平仄如一道玄奥的符咒，在唇齿间缠绕不去；对仗则如精细的锁钥，稍错半分便格格不入。这狭窄的天地里，我竟步履维艰。

然而熬过了最初的艰涩，妙趣竟悄然滋生。那平仄的起伏，仿佛文字本身在呼吸吐纳，抑扬顿挫间自有天然韵律流淌。对仗的平衡，则如太极推手，将一虚一实、一动一静巧妙地引向和谐至美。严苛的规矩之下，竟蕴藏着一种奇异的张力，逼迫你以最凝练简洁的笔墨去勾勒最宏阔精妙的意境。

我渐渐沉溺于这方寸天地的锤炼之乐。为觅得一个妥帖的平仄，推敲竟忘忘食；为寻得一个精妙的对仗，反复斟酌至深夜。此间乐趣，类似匠人于毫厘之间雕琢心爱之物，每一寸打磨都使文字之刃更见锋芒。如为无锡蠡园试作一联：下笔时仿佛置身荷风四面之中：“蠡水涵光，四面荷花来座上；溪云弄影，一亭竹露滴琴中。”一个

“来”字，一个“滴”字，几经锤炼，终令清风竹露、蠡湖风光在纸上流淌出清响——原来规矩的约束不是牢笼，而是助文字飞翔的精密羽翼。

楹联的天地虽小，其精神却能吞吐万象。端午时节，看到粽叶紧裹、龙舟竞渡的画面，我心有所感，便以联寄意：“粽解千绳，纵有棱尖存大我；舟行万里，不随浊浪改初心。”在“棱尖”与“初心”的微妙对举里，棱角与气节相映成趣，浊浪与坚守彼此激荡。小小两行字，在寄托节日祝福的同时，还饱含深厚的寓意，内心不免有小小的雀跃满足。

这方寸之艺，在束缚中开拓自由，于有限中创造无限。它使我的文字告别了往昔的散漫，在格律的约束下反而显露出筋骨与精神。更奇妙的是，这日日推敲琢磨的功夫，竟悄然浸染了我的心性。在反复斟酌“涵光”与“弄影”的虚实之际，在平衡“千绳”与“初心”的轻重之时，我习得了对万事万物更细致的体察与更从容的定力。原来楹联的精髓，是在狭小框架中实现心灵最壮阔的遨游。如江南园林，在有限的空间里叠山理水，以匠心纳须弥于芥子。那些平仄格律的壁垒，最终被证明不是藩篱，而是为想象导航的精密星图，引领文字穿越云层抵达无限。

于是恍然彻悟：真正的自由，并非源于无边界的放纵，而恰是在法则的河床上奔涌出最澎湃的创造力。在这方寸的炼字道场里，我寻得了文字的金石之声，也听见了内心深谷的回音——那些看似束缚的格律，最终成了承载心灵飞翔的精密骨架，支撑我们在尺素之间，以最凝练的笔锋刻下对天地万物的深沉凝视。

楹联之乐，妙不可言。

三堡巷：草尖悬着四百年的雨

□周宏伟

黄梅天的雨滴滴答答敲着窗户，我窝在沙发里刷手机。江南文史群里炸开了锅——李先生说大史学家计六奇出生在北七房，陆先生说得更确切，直接点到了三堡巷。我心头猛地一跳，这两个地方，我都太熟悉了。

我这个喝着莲溪水长大的人，居然不知道老家还藏着这么一位大人物！赶紧上网查，资料上只模糊显示计六奇生在明清时候的无锡县兴道乡。那会儿的兴道乡地盘挺大，裹着现在前洲、玉祁大片地方。北七房确实属于兴道乡，三堡巷那巴掌大的地方，早年更是缩在北七房镇的边角上。可岁月这把筛子，早把往事筛得七零八落，加上这些年大拆迁，老家都变成了瓦砾堆，连本地人都说不清楚这些老皇历了。

如今的三堡巷，归属前洲街道的友联村。友联村是由原来的诸巷、小桥头、甘科头三个小村子合并而成，三堡巷在诸巷村里头，小得毫不起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会儿，友联村下面这些村子，包括邻近的石幢村，都归北七房镇（乡）管。

窗外的雨突然下大了，噼里啪啦砸在玻璃上，我心里也跟着翻腾起来——老家正修村史呢，要是能确定计六奇就是三堡巷人，那不给咱老

家脸上大大贴金了？更让我心里不是滋味的是：我的厂子也曾扎在三堡巷那片土地上，虽然拆迁三年多了，梦里还常常回去神游。整整十几年啊，我天天踩在计六奇出生落地的地方，自己却一点都不知道。这感觉，就像黄梅天的湿气直往骨头缝里钻，又闷又难受——亏我还总认为自己是个“儒商”呢。

三堡巷，静卧在友联村的东北角。东邻楚家浜，河对岸是祠堂巷；南边和西边早先是稻田，后来成了诸巷工业区的厂房；北边紧挨着陈巷，西北角还有个黄花宕。三堡巷，元朝时便在此生根。最初是曾、余、周三姓聚族而居，因此有了“三堡巷”的名号。西南角上，宋初原有个莲蓉村，太平天国时一把火烧尽，三堡巷也跟着凋敝了。老辈人言“先有三堡巷，后有北七房”，足见其年岁悠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三堡巷只剩九间老屋。自东而西分别是曾根泉家三间，曾根元、余阿三、周彩英、曾照福各一间，一间空着，西头末一间住着曾寿娣。上世纪70年代后，诸巷人渐渐迁来，在老屋北面盖起一长溜兵营似的房子——诸海荣、诸海林、陈智雪、楚龙兴、曾克明……三堡巷的烟火，总算续上了。

计六奇，生于明朝天启二年

（1622年）。这位清贫的读书人，考了两次乡试都没中，就在无锡、江阴开私塾教书。从清康熙二年（1663年）开始，他花了整整八年心血，熬出了《明季北略》和《明季南略》两部大书，一共四十二卷，把明末清初七十年山河破碎的惨痛，都结结实实地钉在了纸页上。后来郭沫若写《甲申三百年祭》，从里面挖出不少真材实料。这么个人物，《前洲镇志》里居然只字未提。幸好冯有贵老先生牵头编著《前洲乡土》，在名人录里给他留了三百多字的位置。

看到这里，我再也坐不住了。冯先生珍藏的计六奇写的书页里，竟然藏着其老家的线索：计六奇推门远望，三四里外运河的石桥上，农民军的队伍像蚂蚁一样移动——那桥不是石幢的龙寿桥，就是泗河口的通济桥。那时候运河上的石桥稀罕，北七房一带再没别的桥了。计六奇祖籍江阴，安家无锡兴道乡，娶的媳妇偏偏是泗河口人。一座石桥，串起了走南闯北的生意，也串起了他的姻缘。他为什么后来断了科举的念头？《明季南略》里写得清清楚楚：顺治十一年（1654年）正月，他去江阴等着考试，看见北门那里旌旗遮天蔽日，炮声震得地动山摇，一下子觉得这条路彻底断了，从此就守着油

灯和书本过了一辈子。教书之余，他拼命搜罗史料，把朝代更迭的痛楚和那些忠臣烈士的热血，一锤一锤地凿进了史书里。

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天青得像刚上好釉的瓷碗。我发动车子直奔友联村，迫切想去摸摸三堡巷的脉。车轮碾过新铺的柏油路，心却沉在四百年前的黄土里——谁能想到，计六奇落地的第一声啼哭，和我厂房的轰鸣声，曾经在同个地方响起？如今，这两样都化为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眷恋，缠绕在心头。我一定要去找找，哪怕只为了闻一闻那沉埋了数百年的墨气。我猜，那味道一定混着老家泥土的腥涩和暖意。

踏进拆迁后的废墟，野草疯长，吞噬着旧日地基。曾根泉的老屋、诸海荣他们的长排房，都成了荒草下的暗影。远处，新厂房的轮廓在薄雾中浮晃，恍若蜃楼。我蹲下身，指尖触到湿冷的碎砖——其下压着元明老土，这方不过0.15平方公里的土地，曾托起我的机器齿轮，更在四百年前，托起过一支穿透历史迷雾的笔。草尖的雨珠颤巍巍悬着，每一滴都映着断壁残垣，也映着深埋地底的墨魂与铁血。我蓦然懂了，所谓故乡遗珠，不过是时光在瓦砾间埋下的伏笔，静待有心人撞破。

光影流年